

李建树 著

高一新生

GAO YI XIN SHENG

李建树校园小说新作选萃



作家出版社

● 李建树 著

高一新生

李建树校园小说新作选萃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一新生/李建树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2

(浙东作家文丛/李浙杭主编)

ISBN 7-5063-3596-4

I. 高... II. 李...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0917号

浙东作家文丛(5册)

作 者: 李建树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李金村

版式设计: 李金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宁波精英制版影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字数: 252千字

印张: 11.25 插页: 0.125

印数: 1000

版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596-4

总定价: 125.00元 (全5册) 本册定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李建树，宁波人，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文学港》杂志主编、名誉主编、编审。出版有长篇校园小说《快乐大院的故事》《校园明星孙天达》《外面的世界》《金十字架》《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石沉大海》。儿童文学作品集《走向审判庭》《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集》。长篇人物传记《应昌期传》《谈家桢传》《曹雪芹》。综合类图书《宁波与日本航海交往史话》《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长篇报告文学《共建港城》。散文集《越说越近》。部分作品曾发表于境外华文报刊，一篇童话作品还被选作香港小学语文教材（含电子教材使用版）。获国家及省市级文学奖40余种，其中有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新闻出版署国家图书奖、文化部“蒲公英奖”、广电总局第十八届电视连续剧“飞天奖”等奖项。为宁波市突出贡献专家，享政府津贴。曾任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教科文卫民侨工作委员会委员。



2004年随作家采风团
赴张家界途中

目 录

中篇小说

高一新生	001
外星人到来之后	153

短篇小说

深沟	207
伴读记	218
游戏的代价	232
我与黑子的一场战争	244
孤女章水娟的故事	257

流星	272
往事	286
屈辱之旅	297
大吃一惊	305
青春大梦	315
史官生	326
午夜狂奔	338
我的同学张艳欢	344
后记	354

高一新生

在开往上海的硬席车厢里，一位衣着朴素但面容俏丽的女孩十分引人注目。她提着一只旧皮箱，手握车票，从车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终于找到自己的座号了，她站着，向同座的旅客略一颌首，于是那人就微笑着站起来，一边让座一边注视眼前的这位姑娘：眉眼清秀，身材高挑，剪着童花头，穿一袭月白色短袖衬衣，领口镶着窄窄的手工花边。下边是一条上宽下窄的咸菜色萝卜裤，配一双白色平跟凉鞋。列车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启动，穿过碧绿的田野、河流，一路前行。女孩时而注视车窗外飞逝的风景，时而又回过神来翻看手中的英语课本，一路无语。

来到这座熙熙攘攘的都市，苏静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家——一切都是那么的投缘。奇怪，当年自己被送到乡下姨娘家去寄养的时候，是几岁呢？儿时的城市生活印象，并没有半点记忆呀，但这拖着两条长辫的无轨电车和层层叠叠扑面而来的幢幢高楼，自己又怎么如此熟悉呢？在“华德站”

下车，再往前走百来米，经过一座教堂之后，就到了华德中学。华德中学以前叫华德学校，是早年由南洋华侨巨商沈华德先生出资创办的一所华侨子弟学校。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知道，沈华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华侨，他在海外经商，痛感海外华侨及其留在国内的亲属子女求学之难，因而萌发了创办这一所学校的愿望。他希望所有的华侨子弟都能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以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不忘根本。

苏静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校门前，那些专门组织好了来迎新服务的高年级男生就骑着黄鱼车来到了面前，四五张嘴巴在同时向她询问：“哪个班的？”“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像是被巨大的温馨包围，苏静提着的箱子滑到了地上；她呆立着，嘴好像在动，却说不出什么。好了，终于从艰难困苦中挣脱出来了，她想。美丽的校园，热情的同学，所有这些，就像一块巨石似的实实在在地摆在自己的面前了，预示着自己的前程将会是光明而远大。这么想着，便无端地感动起来，几乎没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

“来，小姐，请上车。行李不多，索性把你一起拉走得得了！”一位个子高高说话风趣的男孩夺过她手上的箱子，又弯腰伸手请她上车。

她不敢拒绝人家的好意，顺从地爬上车去，坐在车斗的扶栏上。坐在车上行进着看华德校园，又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一切都在旋转着，倒退着。坐在草地上看书的女孩，花

裙子撒开来，像一簇簇盛开的鲜花。在操场上跑动着击打网球的老师，那风度，那涵养，真不能与母校那些一边种地一边操着一口方言讲课的民办教师同日而语了。

从后门穿出，车子终于驶进了处于学校后园的学生宿舍区。左边是男舍，右边是女舍，院子里则有一个优雅的荷花池。苏静不知道，这个院子才是早先的华德学校，所谓女舍，以前是学校的办公楼，因而楼内有棕色的柚木拼花地板，窗外则装着蓝白条相间的细帆布折叠式遮阳伞。所有这一切，都无不在向人们展示着这一所中学无与伦比的优越与高贵。

有一位老师从门房里迎出来。这是一位身材修长面容白皙的中年男子，穿着一件合体的宽条纹香港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这人的风度，苏静原先以为这便是学校的校长了，心里慌慌的，还没想好怎么招呼，他却已弯腰替她提起了箱子，说：

“是来报到的新生吧？来，请跟我来。”

后来才知道他姓张，叫张必成，是学校总务处的一个职员，专门负责学生的宿舍管理。

苏静在他的引导下，很快从张贴在墙上的一张图表里找到了自己的大名。她的名字被大大方方地写在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塑胶板上，而那块塑胶板又被妥贴地镶嵌在标号为“301”的一个方格里。

一个人在陌生地方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妥善地安排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总会感到很激动的，更何况是长期在一种极不

公平境遇中生活过来的苏静了。那一刻，她心潮翻滚，都差一点要潸然泪下了。

301

曹慧敏

苏 静

李 艳

史婷婷

苏静伸出右手，轻轻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抚摸着，有一刻她甚至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这牌子上的“苏静”不会是城里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孩吧？

“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一直站在身后的张必成老师奇怪地发问。

“找到了找到了！”苏静几乎是含着泪花回答那位张老师的。

好奇怪呀，按照牌上公布的名单，“301”应该住四个人的，可苏静等了两天，却一个都未见来。明天就要开学了，难道她们都不住学校的宿舍？现在苏静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人将与自己同住一舍了。三年哪，刨去假期，她们将整整相处900天！

时间虽已接近9月，可南方炎夏的热风仍未见消退。苏静脚上随便地穿着一双海绵拖鞋，身上一件黄色T恤和白底小蓝花睡裤，一眼看去，便完全是一副寄宿女生的模样了。

太阳已经被高楼挡住了，所以苏静就下楼来站在甬道上一边乘凉，一边等待着同舍女生的到来。

身后汽车喇叭响，苏静敏捷地往边上一跳，想让汽车从身边开过去，哪想到那辆小汽车竟在她身边停下来了。

是一辆宝蓝色的高级轿车。这种小汽车苏静只在电影上看到过。

谁知从车上下来的那位却是她的第一位室友呢！

那女孩虽然长得胖墩墩的，言语举止却不失娇嗔。她提一提白裙，又弯腰冲车里的人说：“嗯——快下来帮我把行李搬上去吧！”

然后笑嘻嘻地向苏静招呼道：

“您好！早来啦？”

“是……你是301的吗？”

“对啊对啊，我叫曹慧敏。”

“我叫苏静。”

“哇，苏静，你好清秀好清秀，好漂亮好漂亮。一定是从师大附中来的吧？”

苏静一时语塞。对热情的曹慧敏提出的这个问题，她还真没有想过该如何回答呢。

晚饭是在宿舍里吃的。四个人约好了，大家各自把饭菜从食堂里打来，团团围坐在一张方桌上。苏静对面坐的是李艳，一个剪“清水挂面”式长发的时髦女孩，戴一条水波链，坠着纯金十字架挂件。她的嘴角微翘，眼睛很大，亮晶

晶的，还有一个光洁而高傲的前额。此刻，她一边扒拉着饭粒一边挑剔地说：

“这饭里有砂子。”

曹慧敏宽容地笑笑，说：

“乱讲。我怎么吃不出来？”

李艳斜了她一眼，过一会儿又说：“呸呸，这饭里有砂子。”

苏静和坐在她右手边的史婷婷面面相觑，她们都觉得奇怪：怎么，难道所有的砂子都跑到她那一盆饭里去了？

曹慧敏亲热地把菜布到苏静的饭盆里，说：“这是我家阿姨特意为我烧好叫我带到学校来吃的红焖明虾，你尝尝。能过得惯城市生活吗？”

面对通体红亮的大虾，苏静下意识地将身子往后退了退。一定是那辆宝蓝色的高级轿车使她萌生起戒心，以为曹慧敏特意给她一个人布菜是因为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这使她很伤心。

唉，说起苏静的身世，真是岂能用一个“苦”字可以概括？她母亲在生下她不到半年后就去世了，一岁那年，她父亲苏寅年狠狠心就将她送到了乡下姨娘家寄养，而自己则远走高飞去香港寻“发达”。

可怜小苏静从此跌入“火坑”——她姨娘是生就的一张刀子嘴，据说姨爹就是因为不堪她的辱骂才驾着手扶拖拉机坠崖身亡的。变成寡妇之后的姨娘变得更加刻薄了，她那张刀条脸总像后山上的石头一样冷冰冰地板着，丝丝地发出寒

气。不知怎么回事，小苏静只要一看见那张脸就会吓得双腿索索发抖；只要在高高瘦瘦的姨娘正面注视下呆上两分钟，双腿间便会湿漉漉的，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时候尿湿的。

再就是姨娘的那一对宝贝儿子大龙大虎了。他俩不爱读书，却专会转动着牛似的一对大眼珠打坏主意捉弄苏静。上山砍柴、打猪草兔草，三人的活实际就她一人干，回家却又说她怎么偷懒怎么笨——只要她敢辩白一句，他们就会立即让她站到天井的墙角里去，让他俩用她的饭碗或文具“砸乌龟”……

苏寅年在香港发了财，又很快娶了“太太”，然而那个太太非常厉害，根本不认苏静这笔帐。苏寅年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偷偷地以捐赠的形式让内地的政府安排苏静进华侨子弟中学念高中。当市府侨办的干部魏东阳终于在乡下找到苏静的时候，她姨娘没有表现出半点高兴，反而大骂了一通苏寅年，说他是一条没有良心的白眼狼，并且当着魏东阳的面预言：“哼，不出半年，不，三个月，你就得滚回来！城里的中学是你上的吗？我不相信我们大龙大虎会不如你，你看着好了，你也就是乡下土八路的命！”……

“你以为人家也爱吃你家阿姨烧的菜吗？真是自作多情。”受到冷落的李艳站了起来，叮叮啷啷地收拾起饭盆碗勺。不锈钢饭勺扔进搪瓷饭盆里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

不，不要说

让我们保持沉默

我多么珍惜

这天真的羞涩

史婷婷随口吟出汪国真的小诗也站了起来，挂在眼镜腿上的两条细细的银链一波一波地晃动着，闪着银色的光。

苏静朝曹慧敏抱歉地笑笑，将双拳支在下颌上默默地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切，有多么好呀！

开学头一个月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

301室的秩序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了，这就有可能让我们来细细描摹一下这些骄傲的公主们的日常生活了。

苏静的床原先靠近窗口一边，她坐在床上看书时，背可靠墙，窗口明亮的光线更是得天独厚。这当然要比在乡下时住阴暗潮湿的后厢房好多了，苏静到老时也可能难忘她在这张可爱的小床上或躺或卧看书读小说的滋味。

对此，李艳早有异议，对谁来得早就可以抢一个好位置的做法公开表示过不满，又似乎苏静所占的这个床位应该姓李而不是姓苏。什么理由呢？理由是不必有的，这个人反正就是这样，刁钻刻薄惯了，到了华德，世界也似乎应以她为中心。风声传到苏静耳朵里，开始她也有点气愤，觉得这明摆着城里人在排挤她这个乡下人。而且往往一想到这里，她的胸口就会隐隐发痛，这是一种从肋膜深处传达出来的痛

感，很难过的。但随后也就释然了，并主动提出与李艳交换床位。她这人就是这样，小时候吃过太多的苦，大痛都痛过了，一丁点儿小痛就算不了什么。小时候，每当受到姨娘和大龙大虎的折磨，她就会想：唉，这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是这样？！现在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她就努力要为大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好的环境。她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理解、和睦相处，因此，不论是在301室，还是在她所在的高一（1）班，只要有她在，同学与同学之间，就一定不会发生争吵。发书本的时候，如果组里有哪一位同学因新书受污损而在撇嘴生气，她就会用自己的新书去跟人家交换，让人家高兴。食堂排队打菜的时候，如果有人因“加塞”而发生冲突，她就宁肯让出自己的位置，而不让他们大打出手。

换床的提议多少使李艳感到有点意外，不过也没使她怎么感动；事后据说李艳曾提议让苏静当301的室长，不过遭到史婷婷的激烈反对，史婷婷是这么说的：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准备让苏静给你打洗脚水呀？”

现在苏静搬到了“楼上”。她的“楼下”是曹慧敏。对于集体生活，感到最困难的可能就要数这位“曹小姐”了，因为她胖，也因为她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曹慧敏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她的行事，常常与她的年龄不符。比如课间休息的时候，你常能看见她的周围围满了男同学，因为她会给人家“算命”。她的精美的日记本上抄了很多很多这类小

玩艺儿，比如看手相啦看面相啦扑克算命啦生日与性格的关系啦以及人体节律血型与气质等等。这一天算的是“排比法”。她叫一位男生在纸上随意地画下许多道道，然后她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排队，排出这位同学的命数是6组余1条，然后她翻开她的日记本，指着编号的“61”的条文跟人家男同学讲解。她有点慢性鼻炎，因而她说话总是带一点轻微的鼻音：“张建国，你吧，寿命还可以，大约能活到80岁；事业呢，马马虎虎；财运是没有的，总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爱情上倒是蛮可以的，先后会有三位姑娘追求你，你与其中的一位结婚，然后一胎生三个，你有三个儿子的……”轰的一声，围观的同学大笑起来，张建国更是一蹦三尺高，指着曹慧敏的鼻尖大叫：“瞎讲瞎讲！”

当然，这是在教室里的曹慧敏；回到宿舍，可就不行啦，跟这样的人交朋友，非得累死不可。因为任何一件事，你不催她十遍八遍，就休想成功。每天早晨出操，苏静下来后将她喊醒了再去上厕所洗脸，待一切做完回来，她还睡得死去活来。苏静抽出她的枕头，举起来嘭嘭嘭地敲她的屁股，她才歪头歪脑哈欠连天地爬起来，还问：“打过铃了吗？”苏静说：“拜拜依，快一点穿衣服好不？”她这才磨磨蹭蹭地起来，先弓着腰背坐床上穿一只袜子，穿完一只袜子后就想起来该梳梳头，头发还没梳整齐就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了，把苏静急的，真的差一点没给她下跪。

大约是开学半个月后的一次课外活动时间吧，苏静又在为她的慢动作生气，她却笑嘻嘻地把半个身子贴在苏静的肩